

晉書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
 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
 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
 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
 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
 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
 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

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矣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

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義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

命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
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
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義興太守
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
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
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
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
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
而視仰相法名為聳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
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為王敦所害
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有
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
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階麾將
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
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

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史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反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谷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雨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

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耽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

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土石頭立治
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
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
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
史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
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
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
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
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
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大

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及
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
刑入中官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
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
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
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
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
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

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
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
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
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
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
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
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

晏梁城峻嶮約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

日及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

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

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

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

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

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

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

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

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肥

俄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相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血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

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際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歲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

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
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
如洋曰此當復有交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大平江州
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
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
而溫嶠卒郭默據魯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
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
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
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
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人并必凶當忌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
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
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
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
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亦攝提下去咸
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
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
洋又曰東為天宇中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
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
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為

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任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昴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日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嘗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

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

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
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
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
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
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太霧晏風當有怨賊
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禛邏寶問當在何時荅曰五
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
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
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

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
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
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
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
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
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
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
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
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為天下
亥為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

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

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韜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次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

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

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
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
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
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因詣智卜忽
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
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
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毋
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
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
相怛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
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
溥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
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
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
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
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
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
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
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
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

國子監刊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
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
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為司馬
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熊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
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
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
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
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

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
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
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
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
後為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
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
平郟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
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

所養雉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遊雉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踈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叅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一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魏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忘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頃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大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

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

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珞

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管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珞曰子勿

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鳥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常見仙人陰君授道

國子監刊
吳猛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笑畫請其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

國子監刊
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柰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

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歸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

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
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
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柰何
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
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
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
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
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

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
平旦至流水厠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
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
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
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
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
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

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湏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
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湏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
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
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
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
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
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
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
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
視之。有湏臾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
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禽段
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
豈可獲乎。更遣瓊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

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攻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

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
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
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甚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
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
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
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
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
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
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

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
人悉不聽詣寺燒香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
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
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
至於養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
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
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
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
愕然愧讖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洟者季龍太子遂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遂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在看之遂
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會
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
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遂此圖為逆謂內豎曰和
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未若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天
觀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
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人必過遂遂
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
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歡曰

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恐難恐乃因事從
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
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
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
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
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
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登
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

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生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
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
垂死因燒香祝願遂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
某處為賊所劫垂首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
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與河中龍不生龜時有得者以
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相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
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書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
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具有中原乎後亦
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突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騎幽州

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
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
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
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
落日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
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
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
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

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
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
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
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
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慧星
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
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
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
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
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
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髻髯微
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
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
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
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
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
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嘆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又游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

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絀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

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魔法政脩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鹿鹿待以客禮引為叅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鹿常曰黃叅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謀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謀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

婚馬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統會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矣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搗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

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馬黃平問
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
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
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
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
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
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
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
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
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
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
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
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
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
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
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

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
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
末復見於青州符朗尋之入於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
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
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
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
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
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

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
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
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道使者問之嘉曰金
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
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
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
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
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
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
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

國子監刊一
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

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疑以告麴磨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磨曰其祥安在磨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磨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從誤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捷審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公曰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要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盟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磨為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

病死磨曰末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
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常有索頭鮮卑居之終
於禿髮僭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為士
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
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
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王聞其名
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
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
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
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
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
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
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
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
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
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心使大化流傳

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
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
踐而登馬符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公奏云
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
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
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
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
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不
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
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壯士已休羅
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
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
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
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於
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
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
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
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荅

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知國之必有管絃
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
曰吾若著筆作大乘可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議
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
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
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
省怒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六八而生二子焉
興嘗請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
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
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
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
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
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
逢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
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
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失盡
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

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偃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偃檀不能從偃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偃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偃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

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
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
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
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
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
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
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
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
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

能厭勝讓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
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敘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
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斃

晉書列傳卷六十五終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羊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堯隆二族交歡真烈之風斯
 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
 篇於馬騰茂徽烈兼劬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
 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嬖廣隆殷之業
 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
 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
 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濟樊授規而霸楚譏

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後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

晉書卷之六
一
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毓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當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發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厭邪以

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
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外破雪
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
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
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
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
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
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
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徵黃
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
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
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琰笑曰若使新琰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
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
子甚俊濟欲與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
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
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
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

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褒妻曹氏

鄭褒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褒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群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褒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褒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

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褒夢議者以義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孫鬼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道從之儀以迎之具之衾几進親報馮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

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

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母媾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

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書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李廡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女以烈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負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大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顓母李氏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顓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

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夫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而顓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供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爲爾等是貴觴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世思是人才短名重而識闇

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及嵩性抗直亦不容於吉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自計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
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克所害
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克克敗陸請闕
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
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

戰敗二女爲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
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弼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
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
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
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
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兵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
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以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

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
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
開人曾府初同郡張玄姝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
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左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荅
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
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音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
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音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

皮家妻龍氏

皮家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宋逾年
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養功之
親憐資其姊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
歛畢每時奉祭無闕州里聞其賢慶有鸞者憐誓不
改嫁守節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德妻周氏

孟德妻周氏和弟孟德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

初桓玄嘗推重范而劉邁毀之范知添自統夫及劉裕捨建義與范定謀范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止生治臨決嘗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富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輕志也范恰笑之而起周氏追相坐云觀君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府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顛妻云

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和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

其誠嘗恐言徒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因問其同謀
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
勉之遂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大保殷女也幼而聰慧
書畫及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
諸兄論經義理超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
儀進止聰既僭位名為右貴嬪甚寵之娥拜為后將
起鸚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
之娥時在後堂私勸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鸚為

今昭德是也鸚儀非急曰海未一禍難修

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大忠

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臣

正上等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當從

而以其為嗣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

之臣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

妻各歸不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

始不曰無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

妾自妻之後人之親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

目俯信而獨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

之色變謂其爵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忘
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
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謚武宣皇后其姊莫之
亦聽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既達政事過於死物與
同召拜左貴嬪尋卒為追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
節廣任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
廣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閤室擊芳不
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我欲誅反賊可

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
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
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雪
大耻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同用妻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娶居陝縣事叔姑
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
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
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
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

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
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止其寃其寃
故有文 斬康女 夫欲出獄之則不許因而請將其
斬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
斬氏將納斬女爲妻斬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
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伐樹而況其子
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不問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
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

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三百

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

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

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

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

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

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

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

壹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

周官禮法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

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聞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備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焉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章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符堅妾張氏

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皇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心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

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
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
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
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遂
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因其封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
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
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
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
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
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
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
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
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
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

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
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
焉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
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
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
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
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
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
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
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
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
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
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
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
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
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乂耳遂
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
群下咸以為然偽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
母之義漢之安思閹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
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閹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

晉列傳卷之六
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菟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

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三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翼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

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闕翼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拜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

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
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
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
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
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
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
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不
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
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
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氊裘鬼也
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
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
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
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存之以劉石泪之以符姚
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徵戀舊之情
馳鷲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
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
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妃捐生匪吝

宗幸抗情而致天王斬守節而就終斯皆真踐義途
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業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
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
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列傳卷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
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
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
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
六蠻繇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
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
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

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畧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
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
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
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睽貢之禮於茲殆絕殊
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
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畧書之

東夷

夫餘國
肅慎氏

馬韓
倭人

辰韓
禪離等十國

四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
一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

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
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
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
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
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
馬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
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
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慕容
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為下詔
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

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畧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虜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為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為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

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繫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譟呼力作不以為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

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

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物生子更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一日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上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魚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

績毛以為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甬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二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三褥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於不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

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二十國
通好之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
之後又言上古使法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
子封於會稽斷髮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
漫取魚亦文身以獸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
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
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
俗種禾稻紵麻而梳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
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
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

喪哭泣不食肉已薤舉家入水澡浴自繫以除不
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
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
不淫不妬無爭訟犯無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
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
為王名曰卑彌呼官止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
至帶方朝見其後百一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秦
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為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云

國去裡離馬行天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
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
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
三年冬遣小部獻北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
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
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鈇加
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火渾
大宛國

焉耆國
康居國

龜茲國
大秦國

吐谷渾

吐延
視羅

葉延
視羅

碎奚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

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
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
曰馬為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常去汝
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
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
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
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
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
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
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

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
享國虜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
於是乃西附陰山屬米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
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
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
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
戴纂鬪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具其
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
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
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
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
羸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馬吐谷
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
性倣儻不群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
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
名垂竹帛而潛窳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
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羶裘之鬼雖
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
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

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

玄象昭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符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

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
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
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
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
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
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
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
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
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
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
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
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
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
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思結西夏雖仁
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
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
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
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

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罷少曰烏紇堤

視罷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洄巴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上處形勝

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借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勅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第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安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罷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

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矢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豎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豸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烏耆國

烏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

晉傳六十七
十一
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烏耆國

烏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

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
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
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獐胡
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
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
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
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壽畧遂霸西胡
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
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
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
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
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
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土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
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
群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
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
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
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

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
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
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
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
環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
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王出斂具善市賈爭
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
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
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
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
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
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

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屬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無

晉傳卷之七
五
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
為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
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
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
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
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
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
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
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

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
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
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
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
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
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鑿
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
北鄙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
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

晉傳二十七
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
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
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
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
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真害士度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
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
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
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
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
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
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
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
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
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
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
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
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

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御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

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曰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繇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

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
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法氏縣右部都尉
可六千餘落居和縣南郡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
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
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
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
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
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秦始皇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
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
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

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
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
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
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
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
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
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
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
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

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

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母覓邪伐吳

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
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
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
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闖邊隙自古
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
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
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
斯求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恭始匪

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新降接帳連鞬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群
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
萌郭欽馳䟽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
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夫也吐谷渾分
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網
疎政賤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
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沿遵朝化
遽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
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

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于童幼早擅英
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
渾鬼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鹿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
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
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
頽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晉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